



“经典新译”丛书

《老年》思想深刻、意象丰富、语言诗化
是屠格涅夫晚年思想和艺术的缩影。

《老年》是屠格涅夫给世界的最后留言，更是不可多得的传世精品。这些散文诗犹如秋日傍晚的风景。正像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屠格涅夫传记的作者爱德华·加奈特所说，“山谷在即将到来的夜的阴影中颤抖，较高的土地依然在温暖的光明中闪亮。”

老年

（俄）屠格涅夫/著

Ivan Turgenev

肖聿/译

*Senilia: Poems
in Prose*

中国商业出版社

“经典新译”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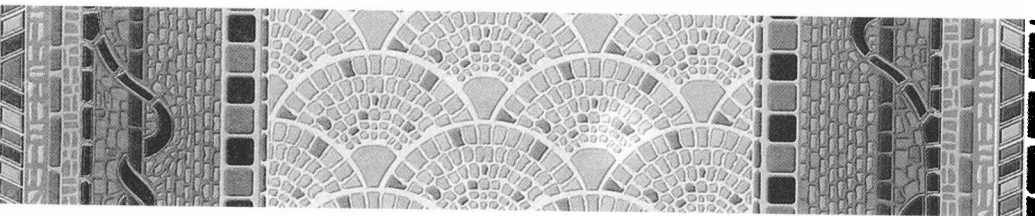
*Senilia: Poems
in Prose*

老年

〔俄〕屠格涅夫/著

Ivan Turgenev

肖聿/译



中国商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年/(俄罗斯)屠格涅夫著;肖聿译.

—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5044-6673-0

I. 老… II. ①屠…②肖… III. 散文诗—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91897号

责任编辑 孙启泰

*

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010-63180647 www.c-cbook.com

(100053 北京广安门内报国寺1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80×1230毫米 32开 6.25印张 156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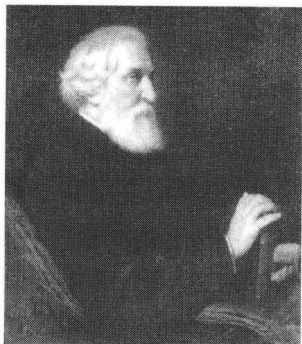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2.80元

* * *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关于作者及《老年》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国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俄罗斯文学的杰出代表。屠格涅夫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小说结构严整，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而他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

1883 年 9 月 3 日，屠格涅夫在巴黎西郊塞纳河畔的布吉瓦尔小镇去世，永别了他深切眷恋的祖国。10 月 9 日，他的遗体在彼得堡下葬，十万送葬者的政治示威使沙皇政府深感不安。也在这一年，他最后的作品《老年》发表了，仿佛是给世界的最后留言。《老年》以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意象、诗化的语言为特色，是屠格涅夫晚年思想和艺术的缩影，也是不可多得的传世精品。



译者简介

肖聿（笔名）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翻译，1953年10月生于北京，就学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中央民族学院附中，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和雕塑，1983年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10岁学习英语，做过军垦战士、雕漆工人、艺术理论教师、中英文杂志编辑；爱好唐诗宋词和西方古典音乐；译作40余种，包括《艺术视听觉心理分析》（1987），《美的历险》（1987），《智者谐话》（1999），《创造进化论》（2000），《金字塔密室》（2000），《失落的约柜》（2001），《蜜蜂的寓言》（2002），《商业计划书详解》（2002），《来自地球的信》（2004），《拉斐尔前派的梦》（2005），《维多利亚时代的奥林匹斯山》（2006），《休谟散文集》（2006年），《性与性格》（2007），《鸡窝里的狐狸》（2007），《美国金融奠基之父》（2008），《托尔斯泰每日箴言》（2009），《先知》（2009），《世俗生活的智慧》（2009），《飞鸟集》（2009），《老年》（2009），《沙与沫》（2009），《巴黎的忧郁》（2009）等。

“经典新译”丛书序

“经典新译”丛书是出版者与读者共同开辟的精神家园，收入夙有定评的外国名篇佳作，风格流派不拘一格，以思想深刻、独具匠心、篇幅适中为准则。丛书收入了经典与精品两类作品。经典是时间的滤网筛选出的佳作，不可重复，却能超越时代、民族和地域，进入永恒，给人启迪。经典或许不曾畅销，不是文化快餐，而是每一代读者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可供吸纳。精品是智者的心灵轨迹，其立意、情感和笔法自成一体，在翰藻华章之林占据一席，可资品味。经典与精品是人类精神家园中的桃李，思想深刻、文体精良的经典永远不会过时，阅读它们依然使我们如逢故友，如遇新朋。

从新的视角审视和把握翻译过程，通过对原作文化及文本的理解、消化和再造，赋予原作新的表现形式，反映原作的思想文化内涵，这是“经典新译”丛书追求的目标。在我国，外国经典作品的旧译产生于数十年甚至半个多世纪以前，大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更推动了20世纪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其中一些译作已不符合当今读者的审美意识和欣赏习惯，例如尚不成熟的现代白话文及欧化的翻译语体。当今世界多

元文化的际会，已使符合当代审美意识、欣赏习惯和表达方式的新译本成为时代的召唤。此外，文学翻译又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译者的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和表达功力也应随着时代不断提高，以新的译作向经典致敬，向旧译致敬，丰富广大读者的文化生活。

“经典新译”丛书既包括对英语原作的新译，也有转译（即根据原作语言的英译本翻译）的作品，转译作品以再现原作英译本的精神为主旨。这些做法的目的在丰富丛书内容，别开生面，为读者提供更多选择。翻译实践是一种文化层面上的再创造活动，探索从“原作中心论”向“译品中心论”的转移，探索文学翻译中“信”与“美”的恰当关系，也是“经典新译”丛书译者所做的努力。文学翻译是深入理解原著的有效途径之一，更是深入理解中国文化传统和特性的有效手段。这个过程有助于精进语言能力，提高审美意识，扩大文化视野。

在商业文化的浮世红尘中，我们拖曳着生存竞争的重轭，惶惑茫然。我们渴望重读经典，重新感悟人生意义；我们渴望清理心灵，砥砺美感；我们渴望内心的平静与精神的安宁。愿“经典新译”丛书能在这个方面发挥有益的作用。经典与精品可梳理心情，可寄托情志，可陶冶真性，不容久违，愿它们成为我们的精神家园，心中的净土。

肖 聿

2009年11月

译 序

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1818 - 1883）生命的最后一年受尽颈椎癌的折磨，病势最严重时甚至不能坐，不能卧，不能站立。病情稍有好转，这位深深怀念着祖国和同胞的老人便又去关心别人，又像既往一样读书，还口述了短篇小说《海上火灾》和《末日》。他对友人说：

我的病痛使我无法忍受时，我便听从叔本华的忠告。我分析自己的感觉，于是我的痛苦便会暂时离开我。例如，病痛发作时，我很容易告诉自己那是些什么痛苦。最初是刺痛，它本身并非不能忍受。刺痛之外还有烧灼感，接着是放射性剧痛，随后是呼吸困难。每一种分别的痛苦都能忍受，只要我将它们分开，便容易忍受了。你在人生中想必总会如此，你若将自己的痛苦一一分开，你便不会那么痛苦了。

我死而无憾。我得到了自己希望得到的一切快乐。我爱人们；人们也爱我。我活到了老年。我已得到了尽可能多的欢乐。

许多人都不能如此。过早死去是坏事，我却死得其时。

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在巴黎西郊塞纳河畔的布吉瓦尔小镇去世，永别了他深切眷恋的祖国。10月9日，他的遗体在彼得堡下葬，十万送葬者的政治示威使沙皇政府深感不安。也在这一年，他最后的作品《老年》发表了，仿佛是给世界的最后留言。《老年》以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意象、诗化的语言为特色，是屠格涅夫晚年思想和艺术的缩影，也是不可多得的传世精品。

屠格涅夫忧国忧民，熟悉农奴制改革前后俄国农民的思想感情，幻想用西欧资本主义制度改造俄国社会，但不赞成民主主义者的激进思想。直面现实，这是《老年》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吊死他！”》一篇既是控诉，又是檄文，其中的勤务兵叶戈尔遭到诬陷，蒙冤丧命，他的清白甚至生命，被那个暴戾的司令视同草芥；叶戈尔临死前还求他的长官转告那个诬陷的女人：“叫她别心烦……我已经原谅她了。”这实在是点睛之笔，令人想到契诃夫《万卡》中的那句“乡下爷爷收”。最后，屠格涅夫还通过军官之口将叶戈尔赞为“圣徒”，流露了对叶戈尔的深切同情。同样，在《玛莎》中，屠格涅夫诉说了年轻雪橇夫失去妻子的剧痛；在《卷心菜稀汤》里，作者从痛失独子的农妇身上看到了底层民众的艰辛和坚韧。那篇著名的《门槛》，历来已有很多评论，则讴歌了勇于为理想献身的精神。这些散文诗都表现了屠格涅夫思想中的积极成分。

散文诗并不旨在叙事，而是要通过营造诗的意境，表达作者的某种感受甚至哲理。在这方面，屠格涅夫的《老年》堪称经典。他以精美的文笔抒写大自然，渲染特定的气氛，勾勒不同的性格，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鲜明的抒情性。他尤其擅长用意象表达哲理的思考，使意象成为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核心要素。借助意象体系，屠格

屠格涅夫表达了人与动物相通的悲欢：“我们的眼睛完全一样，它们互相吸引”（《狗》）；“我尊重那只英勇的小鸟，尊重它爱的冲动”（《麻雀》）；“我们都是同一位母亲的孩子，那只可怜的小动物平静了下来，那么信任地依偎着我，就像依偎着兄长，我为此欣然”（《在海上》）。在屠格涅夫笔下，死亡的意象是面目可憎的巨大昆虫（《昆虫》），又是狰狞丑陋、目光歹毒的老婆子（《老妪》）；爱和饥饿是不能分离的兄弟（《两兄弟》）；命运是“身材高大，瘦骨嶙峋，脸色铁灰，相貌呆滞”的老妪（《Necessitas - Vis - Libertas！》），而幻想则是一位轻盈飞翔的女子，“生着小小的羽翼，穿着紧身长袍”（《造访》）。

将可感的形式赋予观念，以具体暗示抽象，是诗歌（包括散文诗）的重要手法之一，而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 - 1898）说过：“暗示即幻想”（Suggérer, voilà le rêve）。屠格涅夫的《老年》就是各种奇异幻想的宝库，其中的意象与象征或清晰，或朦胧，或引人入胜，或令人悚然，造就了种种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意境，使这部作品具备了永久的魅力。当然，作者对死亡的预感、对命运无情及暮年心境的描述，也使其中一些篇什的情调显得灰暗甚至阴冷，带有神秘和宿命的色彩。这些诗文诗犹如秋日傍晚的风景，正像英国作家、文学评论家、屠格涅夫传记的作者爱德华·加奈特（Edward Garnett, 1868 - 1937）所说，“山谷在即将到来的夜的阴影中颤抖，较高的土地依然在温暖的光明中闪亮。”

英语世界的读者了解屠格涅夫的这部佳作，要归功于英国女翻译家康斯坦丝·加奈特（Constance Clara Garnett, 1861 - 1946）。康斯坦丝在剑桥大学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又掌握了俄语。1893年，她访问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并在亚斯纳亚·波良纳结识了列夫·托尔斯泰。回国后不久，她开始翻译俄国文学作品，将向西方读者介绍俄国文学当作了终身事业。她翻译了托尔斯泰、果戈理、冈察

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屠格涅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契诃夫的作品，共约 70 部。她的英译得到了高度评价，其中包括美国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和英国小说家劳伦斯（D. H. Lawrence）的称赞。康斯坦丝·加奈特以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 1841 – 1910）时代的英语，忠实地传达了屠格涅夫《老年》的思想与风格。这个英文译本语言精美，富于韵律感，是原著的出色变奏。正如俄罗斯研究者尼娜·尼可拉延科（Nina Nikolaenko）所说：“对加奈特译本最肤浅的检视也能表明：她准确地传达了屠格涅夫的多维叙述结构，传达了其中各种重要虚构形象的活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原文做出了新的解释。”需要一提的是：康斯坦丝·加奈特的这个译本没有收入《门槛》一篇，因此这篇的英译文不是她的作品。

屠格涅夫《老年》的俄语原作，是生发康斯坦丝·加奈特英文译作的酵母，后者自然会带有这位英国女翻译家的文笔色彩。同样，康斯坦丝·加奈特的英文译本也是催生本书中译文之酵母，其中包含了中译者对英译本的理解与表达。屠格涅夫《老年》的中译本之多，堪称罕见的文化现象，从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至今，国人对它情有独钟，反复解读，而翻译也是解读和欣赏的一种方式。

肖聿

2009 年 10 月

目 录

一（1878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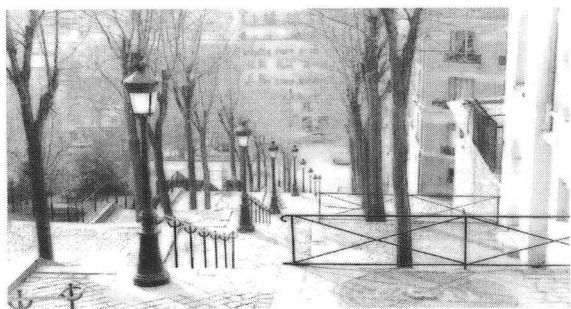
乡村	3
对话	9
老姬	13
狗	19
我的对手	21
乞丐	25
“汝当静听傻瓜的评判……”——普希金	27
心满意足的人	31
人生守则	33
梦	35
玛莎	39
傻瓜	43
东方的传说	47

两首四行诗	53
麻雀	61
骷髅	63
工人与双手苍白的人——对话	65
玫瑰	69
献给尤·彼·弗列夫斯卡娅	73
最后的会面	77
造访	79
Necessitas—Vis—Libertas!——浅浮雕	83
施舍	85
昆虫	89
卷心菜稀汤	93
蔚蓝的疆域	97
两富翁	101
老人	103
记者	105
两兄弟	107
利己主义者	111
上帝的宴会	115
斯芬克斯	117
仙女们	121
朋友与敌人	127
基督	131
门槛	135

二 (1879 — 1882 年)

岩石	141
鸽子	143
明天！明天！	147
大自然	149
“吊死他！”	153
我会想什么？	159
“多么美，多么鲜艳的玫瑰……”	161
在海上	165
某君	169
留下吧！	171
修士	173
我们要战斗下去	175
祈祷	177
俄罗斯语言	179
 有关《老年》的评论	 180

(一) (1878年)



老
年

THE COUNTRY

The last day of July; for a thousand versts around, Russia, our native land.

An unbroken blue flooding the whole sky; a single cloudlet upon it, half floating, half fading away. Windlessness, warmth ... air like new milk!

Larks are trilling; pouter-pigeons cooing; noiselessly the swallows dart to and fro; horses are neighing and munching; the dogs do not bark and stand peaceably wagging their tails.

A smell of smoke and of hay, and a little of tar, too, and a little of hides. The hemp, now in full bloom, sheds its heavy, pleasant fragrance.

A deep but sloping ravine. Along its sides willows in rows, with big heads above, trunks cleft below. Through the ravine runs a brook; the tiny pebbles at its bottom are all aquiver through its clear eddies. In the distance, on the border-line between earth and heaven, the bluish streak of a great river.

Along the ravine, on one side, tidy barns, little storehouses with close-shut doors; on the other side, five or six pinewood huts with boarded roofs. Above each roof, the high pole of a pigeon-house; over each entry a little short-maned horse of wrought iron. The window-panes of faulty glass shine with all the colours of the

乡 村

七月的最后一天；这方圆一千俄里，俄罗斯，我们的故乡。

漫天碧蓝；天上有一片孤独的微云，半是飘浮，半是消散。无风，温暖……空气宛如新鲜的牛奶！

云雀声声啾鸣；凸胸鸽咕咕轻唤；燕子悄无声息，飞来飞去；马儿嘶鸣，发出咀嚼声；狗儿不吠，默然站立，不停地摇尾。

烟尘和干草的气味，些许柏油气味，还有些许兽皮气味。鲜花盛开的大麻散发着馨香，浓郁宜人。

深深的溪谷，两侧是斜坡。溪谷两侧，绿柳成行，上面是巨大的树冠，下面是裂缝的树干。小溪穿谷而过；溪水底部的小卵石，都在清莹的漩涡下兴奋地震颤。远方，在天地的分界线上，是一条浅蓝色大川。

沿着溪谷的一侧，排列着整齐的谷仓，小小的仓房，房门紧闭；另一侧是五六间松木小屋，木板屋顶。每个屋顶上方都有鸽舍的尖顶；每一个门口上方，都有个铸铁的短鬃小马。并不完美的窗玻璃闪耀着缤纷的彩虹色。百叶窗上画着